

第一章 為了生存求進宮

明月高懸，照得地面雪白，朱漆圓柱旁，星煙手裡的那盞油紙燈籠早滅了火光，她手腳冰涼，聽著不遠處兩人的對話，雙眼盈滿恐懼，整個人顫抖得厲害。

提著一口氣，星煙艱難地從那院子裡出來，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靖安侯府北邊一處小院，一進屋立馬緊閉了房門。

屋內瀰漫一股清茶香，姨娘蔣氏正在收拾茶具，星煙直接衝到她身旁，徹底嚇哭了，「姨娘，我怕！」

蔣氏很少見到她嚇成這樣，內心一咯噔。「怎麼了這是？」

星煙嗚咽地繼續說道：「正屋裡的要弄死我……」

她最怕死了，親眼目睹過人是怎麼死的，她作夢都害怕。

蔣氏的臉色立馬變了。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親耳聽見的，大姊姊說早該弄死我，二姊姊說現在弄死也還來得及。」星煙邊說邊哭得肝腸寸斷。

今日魏敦魏將軍來府裡，若不是二姊姊讓她過去一趟，她定不會走出自己的屋子，誰都知道大姊姊喜歡魏將軍，可她一去，魏將軍的眼睛就盯在了她身上。大姊姊、二姊姊均為侯爺夫人蘇氏所生，每每親姊妹鬥起來，她這個侯府唯一的庶女就成了炮灰，今兒還為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。

星煙心裡恨，不過就一登徒子，誰稀罕誰拿去，她還想活著，不想死啊。

「先別哭。」蔣氏將她扶到床邊，瞧著哭得梨花帶雨的星煙，心裡拔涼拔涼的。這副模樣，哪個男人見了不動心，淚滴如珍珠般掛在白晳無瑕的臉上，那模樣我見猶憐，正屋裡的人豈能容得下她。

打小她就知道自己閨女的臉招惹人，所以她想盡辦法藏，從來不讓她出侯府，即便是這樣，什麼狐狸精轉世的謠言還是被傳得滿城皆知，如今星煙已滿十七，模樣越發長開，怕是藏不住了。

蘇氏的父親是大將軍，自己一個妾室哪能比得上，她要妳死，妳不死也得脫層皮。

「姨娘，您說魏將軍會不會來提親？」星煙好不容易緩過神，又自己嚇自己。

她覺得很有可能，今兒魏將軍還問了父親自己有無婚配，屆時魏將軍前腳來提親，後腳她就會死……不，說不定還等不到上門提親，她就已經死透了。

這些年她聽姨娘的話，處處忍讓著正屋裡的兩位，昧著良心將她們誇得天花亂墜，將自己貶低到了塵埃裡，誰知還是躲不過。

星煙走投無路間想到了父親靖安侯，可念頭剛冒出來就打消了。

找父親說正屋裡的人要害她，或說對魏將軍沒那個意思，讓魏將軍娶大姊姊，不管哪一個，恐怕她只會死得更快。

星煙想不出主意，一著急又趴到床上哭了一陣。

蔣氏心疼地捏著她的手，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，好不容易養到這麼大，怎麼可能讓人弄死。

「妳進宮吧！」蔣氏咬了咬牙，不到萬不得已，她也不想走這條路，可眼下實在是沒辦法了。

星煙呆呆地看著自家姨娘，停了哭泣。

皇上？那個色胚子？

在皇上還是太子那會，她那身為太傅的祖父帶著他來府裡作客，結果一見她就說要娶她做媳婦，那時候皇上十三，自己才十歲。

那麼小就生了色心，今後還得了。星煙不太願意。

「只有皇上才能護住妳，豺狼虎豹哪裡都有，總比屈死填井強。」蔣氏隱忍了一輩子，為的就是保護她兩個孩子，如今護不住了，她還隱忍什麼。

進宮各憑本事爭，誰輸誰贏還不一定。

星煙最害怕的就是填井，她想起了那位進府不久就懷孕的康姨娘，掉進深井裡一屍兩命，撈出來時像是吹了氣的皮筏子，腫脹的沒了人形，從此給她留下了深刻的陰影。

她真的怕死，只要能不死讓她幹什麼都行！

星煙抹了一把淚，邊哭邊說道：「成！今日她弄不死我，明日我就弄死她。」

蔣氏同星煙一直謀劃到半夜，進宮若是她們自己提出來，即便靖安侯同意了，肯定也得問蘇氏的意見，正屋裡的人不想進宮，只想找個權貴門戶嫁過去獨攬大權，但就算這樣也絕對不會允許一個庶出的爬到自己頭上。

新帝登基兩年，壓根沒有擴充後宮的打算，更別說選秀，這條路肯定行不通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宮裡來聖旨接走星煙，而要想拿到聖旨就只能從皇上入手。

見皇上倒不難，眼下就有個機會，庚太傅在世時手把手將皇上帶出來，皇上心裡惦記著恩情，每年庚太傅的忌日都會到侯府清暉院為其上一炷香，剛巧明兒就是庚太傅的忌日。

「妳想好了？」蔣氏還是有些不放心的，畢竟是下下策，開弓沒有回頭箭，她自己都沒有多大的把握。

「得正屋裡的人容我想才行。」星煙噘嘴。

以往她恨不得將自己整個藏起來，如今卻要主動往人前送，她不太習慣，緊張得手腳生汗，輾轉反側了一晚上。

後半夜，涼風一吹，康城迎來了第一場春雨，翌日早上，門一打開，眼前霧氣繚繞。

蔣氏深吸了一口氣，「這場雨倒是落得正好。」下雨天沒人會出門，霧氣一遮，去清暉院的路就更好走了。

星煙心頭一直在盤算見了皇上該如何開口，是跪著求他帶自己進宮，還是問他當年說的話可還算數？

蔣氏昨夜就從箱籠底部拿出了一件春綠色的羅裙，撫平了褶皺掛在屋裡的木架子上，等著今日給星煙穿。

當年蔣氏能讓侯府頂著蘇氏的壓力將她抬進來，一護就是幾十年，兩個孩子還能平安活到現在，除了聰慧之外，還加上她本身就是個姿色過人的美人兒。

星煙的長相則比蔣氏更多了一份妖嬈，一身風情透進了骨子裡，舉手投足間無一不是嫵媚，見過的人都說她容顏太盛。精緻的五官，細眉如蠶蛾觸鬚，美目如琉

璃，肌膚瑩白，櫻桃小口略一微笑，嘴邊帶著迷人的兩道梨渦，直擊人心坎。蔣氏替星煙收拾好了妝容，星煙就在屋裡轉圈兒，內心十分煎熬，直到時候差不多了，才渾渾噩噩地撐著油紙傘往清暉院走去。

皇帝是什麼樣不重要，她只要借他的手活著就好。

清暉院的門前有一排翠竹，經過一夜雨水洗禮，被春雨沖刷洗淨的嫩竹青脆得亮人眼，星煙一身春綠混在其中，宛如一體，脆青色的裙襬齊腳踝，隨著步子沾上了些許雨水，水花侵入緞面，如點綴的暗花。

眼瞧著前面就是清暉院的大門，星煙竟有些邁不動步子，兩點子落下來砸在傘面上再流下來，將她圍了起來。

她到底該怎麼對他說？

這一徘徊猶豫，裡面的人就出來了，同樣是一把油紙傘，身邊跟了一名太監和一名侍衛。

傘是他自己撐著的，藏青色衣袍上紋著的夔龍張牙舞爪，卻瞧不見龍頭，連著那人的臉一塊兒隱在了傘底下，只能看到握在傘柄上的手和垂下的一片廣袖，手指骨節分明，直到走近了，那張臉才露了出來。

十歲那年，星煙曾見過他，七年過去，跟前的人完全沒了往日的半點痕跡，陌生得讓她惶恐，卻也英俊得讓她驚豔。

英挺的兩道眉，鼻若懸膽，分明是儒雅乾淨的長相，然眉梢的鋒芒和那雙沉靜深邃的黑眸，一眼就能讓人不寒而慄，莫名不敢靠近。

星煙被跟前的氣勢逼迫，一時忘記了自己的目的，下意識垂下頭，屈膝行禮，盯著腳底下的一片水花不敢動，等到她回過神，人已經掠過她往前走了好幾步。星煙心裡急，油紙傘跟著她打了個圈兒，她急奔了兩步，一隻手顫抖的伸出，再顫抖的抓住了露在傘外面的一方廣袖。

下一瞬，侍衛的刀就架在她脖子上。

冰涼的觸感嚇得星煙魂都沒了，渾身都在抖，只能在心裡不停地默念「不填井，不想死」，將那藏青色的袖口緊攥著不放。

那雙黑緞長靴終是停了下來，垂首側目，沉靜凜冽的眸子冷冷地掃了一眼袖口上的那隻手，白皙嬌嫩，卻抖得厲害。

「皇上，臣女想進宮。」

嬴紹回過頭，目光定在了一張楚楚可憐的臉上，那雙眼睛透亮帶著乞求，緋紅的眼裡還含了搖搖欲墜的淚珠，鼻尖因哭泣帶著微紅，如雨後初綻的桃花，膚色如玉，白淨細膩，吹彈可破，比起七年前嬌豔了很多。

星煙被他盯得心慌，跟前這雙眼睛看似沉靜，可眸子深處十分銳利，越仔細看越是讓人生寒。

她心虛了，慌亂地移開視線，緊張地盯著他胸前那條張牙舞爪的夔龍。

半晌沒有聽到他的回應，星煙的心懸在半空，內心逐漸崩潰，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慢慢退去，一時之間連握住傘柄的力道都消失了，任由畫了竹葉圖案的油紙傘從頭上偏移，傾斜至肩頭。

「臣女喜歡皇上。」星煙咬牙，幾乎是脫口而出。

話音剛落，春雨中的一抹梔子花香混著青竹氣息闖進了她的傘下，修長的手掌挨著她的肩頭，穩穩地替她移回了傾斜的傘柄。

「拿好。」

星煙呆呆地抬手穩住傘柄，面前的人早就離開，她還跟沒了魂兒似的站在雨霧中，久久回不了神。

他到底是答應了還是沒答應？

回到小院子裡，聽星煙說完，蔣氏也問：「到底是成了還是沒成？」

星煙搖了搖頭，一臉迷茫。

沒過多久，靖安侯過來了，母女倆收拾好情緒，同往日一樣，蔣氏替靖安侯煮茶，星煙乖巧地跪在他身後，替他輕輕捶著背。

靖安侯剛從蘇氏那裡出來，蘇氏別說讓他喝茶了，連茶具都一併砸了個粉碎，他正怒著，但看到蔣氏和星煙臉上的笑容後，怒氣就消了一半，再聞著屋子裡的茶香味，整個人更是輕鬆了不少。

這屋裡的陳設雖然簡單，卻莫名讓人心安。

蘇氏出身高，仗著父親是大將軍，這些年沒少與他鬧過，年輕的時候靖安侯還能忍讓，上了年紀再聽到這番吵鬧便覺得聒噪，身心疲憊。

蔣氏剛好彌補了這點，她溫柔賢慧還漂亮，靖安侯突然覺得，有時候女人出身低也不見得就是件壞事。

「星煙如今十七，該說親了。」靖安侯突然出聲。

星煙心裡一咯噔，手上的動作卻沒停，這些年突發情況多了去了，即便內心波濤洶湧，她也早就習慣了面上處變不驚。

「多謝侯爺掛記，三小姐的親事都聽侯爺和夫人的。」蔣氏煮好了茶，雙手捧著遞給了靖安侯。

「魏敦魏將軍如何？」靖安侯緊盯著蔣氏。

「魏府是高門大戶，妾身不敢想，妾身倒是希望咱們三小姐嫁個普通的秀才書生，恩恩愛愛地過一輩子。」自打靖安侯進來，蔣氏臉上的笑容就沒斷過，淡淡的笑，讓人內心很是熨帖。

「女兒哪能有姨娘這樣的運氣，遇上了父親。」星煙一臉嬌羞，聲若蚊蚋，說完就起身進了屋。

「這孩子。」蔣氏低頭，用絹帕捂嘴輕笑了一聲。

靖安侯看著她，突然又想起了初遇蔣氏的情景，那年是元宵節，夜裡煙花炮竹齊放，好不熱鬧，他往天上望去，一半煙雲一半星，而底下就是蔣氏那張顛倒眾生的笑臉，是以他們的孩子才取了星煙這名字。

靖安侯心頭想起了甜蜜的過往，情緒一上來，傾身便握住了蔣氏的手，輕輕地捏了捏，「煙兒像妳。」

蔣氏移步到他身旁，順勢倒在他懷裡，語氣中滿是溫柔，「都說女兒像父親。」

靖安侯歎了一聲，偌大個侯府，竟只有在這小院裡他才能體會到家的感覺。

再想起蘇氏，內心的厭煩就更盛，適才蘇氏衝他發火，說星煙心比天高，看上了魏敦，想搶她大姊的親事。

先不說魏府與侯府的親事八字都還沒一撇，就眼下蔣氏母女倆的反應，哪裡像她說的那般？

靖安侯心裡窩火，知道又是蘇氏在無中生有，這些年蔣氏還有她的兩個孩子受了不少委屈，他不是不知道，雖不能都替他們擋了，但總會適時補償一二。

「秀才書生到底還是委屈了我閨女，以煙兒的姿色，得尋個身分高的才配得上。」

「妾身都聽侯爺的。」蔣氏柔若無骨的躺在靖安侯身上，似乎沒心思插手這事，都推給了他。

雨落了一日，到了夜裡，侯府內暗流湧動，正屋裡的人動手了。

蘇氏派了心腹陳嬾嬾到蔣氏的院子裡來請星煙，「夫人說她頭疼睡不著覺，念著三小姐的一雙巧手過去替她捏一把。」

星煙心裡「咚咚」直跳，內心冰涼。

正屋的人多囂張，要人命都能要得這般明目張膽，蘇氏料定了侯府不能將她怎麼樣，即便父親肯維護她，父親上頭還有祖母呢，祖母到了關鍵時候肯定是站蘇氏那邊，死一個庶女總比鬧得侯府雞犬不寧好。

「去吧，路上小心點。」蔣氏將她送出院子，面上看似平靜，那藏在袖子裡的手卻是抖得厲害。

星煙一走，她直接站在雨下，渾身淋了個透，然後吩咐道：「采籬，快去找侯爺，就說我病了。」

星煙撐著傘跟在陳嬾嬾身後，腳步幾次打滑，走得異常緩慢，她彷彿又聽到了深井裡的撲騰聲，又看到了那具泡脹了的屍體，讓她雙腿發軟。

眼看星煙腳底又是一個不穩，陳嬾嬾不耐煩了，「三小姐今夜這鞋底是抹了油吧？」

「天黑路滑，嬾嬾也當心些。」星煙笑了笑，步伐更是小心翼翼。

陳嬾嬾轉身沒搭理她，跌死了也好，省得她動手。

出了星煙和蔣氏住的小院，要去蘇氏屋裡，須得經過庚老夫人的聚安堂，庚老夫人喜歡養寵物，貓狗好幾隻，其中還有一隻熊崽子，那東西夜裡喜歡嚎叫，庚老夫人就將牠關在遠處的一間小屋裡。

雨霧天暗，夜裡看不清楚，星煙剛上了長廊，腳還沒站穩，就見跟前突然竄出來一隻黑漆漆的東西。

「什麼東西？啊！救命啊——」星煙握緊手上的油紙傘朝著那東西就抽了過去，一邊抽一邊尖叫。

陳嬾嬾回頭一看，臉都綠了，衝著星煙直喊，「別打了！妳給我住手！」

星煙這一番動靜，徹底讓侯府熱鬧了起來，待陳嬾嬾將她拉住，那可憐的熊崽子

已經被油紙傘砸暈在了地上。

星煙懵了，害怕地看著陳嬾嬾，又開始哭，「我、我不知道，我沒看清啊，我該怎麼辦……嬾嬾怎的不告訴我一聲？」

陳嬾嬾都快被她氣死了，後牙槽咬得「咯咯」響，想起蘇氏的交代，當下心一橫，直接拽著星煙就往前拖。

星煙哪肯就範，雙手攀著廊下的柱子，死也不鬆手。

「幹什麼？」

側方一片火光，就見靖安侯提著燈籠趕了過來，隨後就是庚老夫人，她也是聽到星煙的幾聲尖叫才緊趕著出來。

這下陳嬾嬾驚慌地鬆了手，跪在地上。

「請老夫人、侯爺恕罪，奴婢喊也喊了，拉也拉了，這三小姐就是不聽，傘骨子一頓亂打，這才……」

聞言，老夫人才看到躺在地上，只剩了半口氣的熊崽子，氣得捶胸頓足，「天殺的，這是怎麼回事！」

星煙彷彿沒聽到周圍的說話聲，仍是抱著柱子不肯鬆手，呆呆地看著父親，眼淚不停地往下掉，靖安侯走近了還能聽到她牙齒打顫的咯咯聲。

「爹爹，煙、煙兒不是故意的，煙兒只是怕……」磕磕絆絆地說完，她小心翼翼地瞟向陳嬾嬾，視線剛接觸就似是看到了什麼恐怖的東西，抱住柱子的手更加緊了。

「妳們在這裡幹什麼？」靖安侯轉頭厲聲問陳嬾嬾，剛才這人是如何拽住星煙的，他都看到了。

「夫人……夫人說，落雨天閒著無事，找三小姐嘮嗑，奴婢接三小姐走到半路，誰知三小姐看到熊崽子害怕，竟然就打死了。」

庚老夫人聽了這話，手指頭顫抖著指向星煙，又氣又恨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

靖安侯回頭問了星煙，「是這樣嗎？」

星煙一下點頭，一下搖頭，淚珠就沒停過，支支吾吾地說：「是、是這樣的吧。」

「什麼叫是這樣的！」陳嬾嬾以往說什麼是什麼，星煙哪裡敢反駁，如今聽到這話，她心裡憋著氣，想也不想便回頭呵斥道。

此話一出，周圍的嘈雜聲頓時安靜了下來，連庚老夫人都愣住了。

一個奴才竟然當著眾人的面吼主子，這得多囂張？

靖安侯一聲冷笑，眼神冷得可怕，「哼，蘇氏就是這麼教奴才的？」

陳嬾嬾知道自己惹事了，臉色慘白地跪在地上，「奴婢、奴婢該死！求侯爺饒命！」

「拖出去，杖斃！去告訴蘇氏，她不會教奴才，本侯幫她教。」

陳嬾嬾呆住了，直到被人拖走才反應過來，拚了命地求饒，眼見沒了希望，便大聲地改叫夫人救命，只可惜等蘇氏趕到時，她已經沒了氣。

陳嬾嬾當時是如何拽過星煙，又是如何對她厲聲呵斥的，靖安侯親眼目睹了經過，那是他的閨女，想起適才星煙眼裡的恐懼和無助，他的心就疼得慌，身為父親若連自個兒的閨女都保護不了，他還有什麼用？

蘇氏如今上門來理論，便是撞到了槍口上，將靖安侯心中的怒氣徹底點著了。他撈起身邊的一個茶碗摔在蘇氏跟前，怒斥道：「妳以為我不知道妳的手段？這日子妳愛過不過，不過就給我滾回大將軍府！」

蘇氏從小便在大將軍府養成了驕縱的個性，嫁進侯府後夫君雖同她置過氣，但大多時候還是忍讓著她，因此她壓根沒想到靖安侯會對她說這麼重的話。

以往自己生氣了，他還會哄著她，最近幾年不但不哄，還離自己遠遠的，每回一說到正事他就躲，現在好了，竟然還開始罵她了！

蘇氏沒有當場發作，等回到屋裡後便又哭又鬧，砸了一屋子的東西。

「他庚瑞銘憑什麼這麼混帳，當年我嫁給他時，他不過就一個四品官，如今當了幾年侯爺就了不起了，竟然敢讓我滾回大將軍府！」她心一陣陣地痛，恨著靖安侯，更恨到了蔣氏身上，「還有蔣微蘭那個賤人，一屋子的狐狸精！都怪我早些年心太軟了，沒早點弄死她們！」

她沒想到這回出手星煙那小狐狸精不但沒死成，還害死了陳嬈麼，那可是從大將軍府就一直跟著她的心腹啊，庚瑞銘那個沒良心的居然就這麼打死了。

大小姐庚媛媽聞訊過來勸，但根本就是火上加油，她使勁兒的說蔣氏不好，說爹爹偏心，讓蘇氏心中越發憤怒。

「不是十七了嗎？眼下正是說親的時候，她就不怕母親把她嫁給個缺胳膊少腿的？」庚媛媽想到那日魏敦看那小賤人的目光就恨得牙癢癢的。

這一點倒提醒了蘇氏，她咬著牙說道：「我還怕弄不死她不成。」

靖安侯或許不會同意讓他那寶貝女兒嫁個缺胳膊少腿的，但外形端正內裡爛的人多了去了，只要不說誰知道？

第二章 一入宮門深似海

蘇氏第二日一早就讓人將康城裡的紈褲子弟列了個名單出來，其中周家那位二公子最合她心意。

周家勢大，門戶高，又出了一位貴妃，從表面上看，就算星煙嫁過去做妾也不委屈。

周二公子娶的那位正室夫人不是個省油的燈，還有周老夫人那一張嘴能說死人的本事她早有耳聞，周二公子本人更是不用說，成天花天酒地，吃喝嫖賭樣樣在行。嫁進這樣的人家當妾，就憑她那張狐狸精似的臉，能活得了幾天？

蘇氏一合計，就讓人去打聽周二公子的情況，再順便給他透個口風，以周二公子那樣的好色之徒恐怕是求之不得。

不過蘇氏派去找周二公子的人還沒有回來，她盼星星盼月亮的魏老夫人倒是親自上門來拜訪了。

魏老夫人算來應該和蘇氏同輩，只是魏敦的父親去世得早，這稱呼自然就上去了。庚媛媽聽說魏敦的母親來了，又興奮又緊張，躲在外頭偷聽魏老夫人和蘇氏的談話。

「早就聽聞靖安侯府的三小姐花容月貌，不知許親了沒？」魏老夫人說話的時候還四處張望。

她想不通敦兒怎就看上了靖安侯府，還是一個庶出的，非要她來提親，這庚三小姐人人都說是狐狸精，她倒想看看究竟長什麼樣。

魏老夫人一問出口，庚媛媯心都涼了，手裡的絹帕幾乎要被她撕爛。

蘇氏也沒想到魏老夫人會問星煙，臉色不由得一陣尷尬，「正說著呢，八九不離十了。」

魏老夫人心頭一輕，假惺惺地惋惜了一聲，「那倒是我來晚了。」

蘇氏沒說話，讓屋裡的丫鬟替魏老夫人添茶，趁著這功夫給丫鬟使了個眼色，沒多久庚媛媯就進來了。

「娘，魏老夫人好。」庚媛媯乖巧地問候。

魏老夫人嘴角扯出微笑，蘇氏什麼樣的心思她怎會不知道，她魏家這麼好的親事，蘇氏怎麼可能給姨娘生的，當然是要留給自己的女兒。

「這位是？」魏老夫人裝模作樣地看向蘇氏。

「這是我跟前的大丫頭。」蘇氏含著笑。

魏老夫人淡淡地瞟了一眼，「嗯，挺好的。」她抿了一口茶，再無其他的話了。

蘇氏越發尷尬，心裡有些惱怒魏老夫人的高傲，無奈人家有本錢高傲，如今魏家手裡掌控著大半個天下，連皇帝都要忌憚，她靖安侯府又算得了什麼。

庚媛媯坐在一旁，心如針扎，感覺自個兒進來就是來自取其辱的。

誰知魏老夫人聊著聊著又提起了星煙，「三小姐許的是哪家？」她回去得向自己的兒子交差。

「是周家的二公子。」

魏老夫人一愣，好半天才回過神，心裡連著幾個冷笑，魏家如今的眼中釘，周家首當其衝，至於那位周二公子……這蘇氏可真會挑。

「那周二公子好像已經娶了夫人吧？」魏老夫人話裡帶了刺，臉上也是諷刺。

她雖看不上星煙，可蘇氏這樣尖酸刻薄的人她同樣看不上，橫豎她就是看不起這靖安侯府，想到他兒子的優秀，便覺得這世間沒有人能配得上。

蘇氏又是一番尷尬，「那丫頭長得嬌豔，進大戶人家做妾好。」

聞言，魏老夫人倒是來了興趣，「這麼一說我倒是想看上一眼了，也不知有沒有這個眼福？」

昨夜星煙逃過一劫，回到小院子裡便坐在蔣氏床前守了一夜。

蔣氏身子弱，在大雨底下淋了一遭勢必會染上風寒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緩過來。

「煙兒，咱們現在就盼著那道聖旨了。」

昨夜算是徹底同正屋鬧翻了，若是皇上能來聖旨就好，若不然他們母子三人的日子怕是難熬了。

侯爺護得了他們一時，終究護不了一世，蘇氏早晚會找到機會害死他們。

「聖旨來不了煙兒也會陪著姨娘，真要死，咱們也不能讓正屋裡的人好受。」星煙就著袖子擦了淚，「煙兒只擔心哥哥。」

「個人有個人的造化，妳哥哥不比妳笨。」蔣氏摸了摸星煙的頭。
這些年都這麼走過來了，都到了這個時候，她豈能讓她的孩子們有事，拚死她也得護住他們。

她們娘倆互相安慰了一下，星煙就出門去給蔣氏拿藥，結果剛出了小院就碰上蘇氏帶著魏老夫人逛園子，見避不過，她只能硬著頭皮上前。

蘇氏早算計好了，魏大人年輕的時候風流無數，沒少讓魏老夫人傷心流淚，肯定最討厭那種長得豔麗的，既然她要看就讓她看一眼，就此死心也好。

魏老夫人只遠遠地瞧了一眼，就長吸了一口氣，幸好已經許了人家，這樣的狐媚子怎麼能進她魏家的門。

「周二公子挺好的。」魏老夫人現在只覺得星煙不要來勾引她兒子就行。

蘇氏看到魏老夫人的反應，終於長舒了一口氣，又厭惡地掃了一眼戰戰兢兢的星煙，心裡覺得好笑，就憑她還想嫁進魏家？作夢吧，她只配和她姨娘一樣當個小妾，將來等著被弄死，也省得她動手。

蘇氏正得意著，靖安侯身邊的小廝長風一路緊趕著過來，遠遠瞧見一堆人，見他要找的都在裡面，當下一喜，上前說道：「夫人，五小姐，宮裡來了旨意，侯爺請您們快去前廳接旨。」

蘇氏一愣，讓她和星煙一起接旨？

雖然困惑，但聖旨到了誰都不敢馬虎，蘇氏只能揣著一肚子的疑問趕去前廳，不過等太監宣完旨，她一雙腿頓時軟得站不起來。

那小狐狸精竟然要進宮！

皇帝剛登基那會兒，她曾死纏爛打的求過靖安侯，想讓兩個女兒哪怕進宮一個也好，可靖安侯說宮裡就是個吃人的地方，與其進宮倒不如找個高門大戶嫁了，當家裡的當家主母，總比在宮裡勾心鬥角要強。

可現在呢，他捨得他那寶貝疙瘩了？

蘇氏回頭瞪著星煙，想罵一句賤人，但人家如今已經位列淑儀，是宮裡的娘娘，再不能任她隨意拿捏了。

心裡堵了一口氣緩不過來，蘇氏猛喘了幾下，就這麼暈在當場，眾人連忙七手八腳將蘇氏抬回了正屋。

侯府裡除了蔣氏和星煙以外，沒人不意外，靖安侯也沒想到皇上會讓星煙進宮，宮裡的太監一走，靖安侯沒管蘇氏，先帶著星煙去了蔣氏的小院。

星煙踉踉蹌蹌地跟在靖安侯身後，走路都帶搖晃。

「別怕，進宮也沒那麼可怕。」靖安侯見她臉色慘白的模樣，當真是可憐。

昨夜蘇氏差點要了她的命，今日好不容易緩過來，又接到要進宮的消息，想起小女兒之前同自己說的，這輩子就想找個老實人家嫁了，平安的過一生，他內心又生了愧疚。

他是真的想給煙兒找個好人家，但宮裡要人，他不能不給。

蔣氏還不知道前廳發生的事，見靖安侯來了，起身就要去伺候，卻被靖安侯按了回去，「好好養身子，多陪下煙兒，等她進了宮，往後要再見面就難了。」

蔣氏心頭一震，驚愕地看著靖安侯，猛咳了幾聲，不敢相信地問道，「進宮？」
嗓子還帶著患了風寒的沙啞。

靖安侯無奈地點了點頭，「剛才宮裡來了人宣旨，明日煙兒就要進宮。」

「侯爺，妾身……」蔣氏抓住靖安侯的手，眼睛瞬間紅了。

靖安侯知道她想說什麼，只能寬慰道：「進宮也好，皇上的後宮裡如今也就兩位貴妃和幾位貴人，煙兒一進去封的就是淑儀，位分不差。」

蔣氏埋著頭，抹了一把淚，良久才說：「妾身都聽侯爺的。」

「煙兒，好好陪陪妳姨娘。」靖安侯不能多待，知道正屋那邊必定會鬧翻天，他囑咐蔣氏別多想，要注意身子後便出了院子。

靖安侯一走，星煙和蔣氏母女倆對視了一陣，喜極而泣。

蔣氏心口的大石頭落下，緊緊抱住星煙，「煙兒還是有福的。」

這兩日她都不敢合眼，等這道聖旨等得太過煎熬，她雖然對煙兒有信心，可她猜不中皇上的心思，好在她們成功了。

經過昨夜的事情之後，她整顆心一直懸著，畢竟誰又保證回回都能躲過，進了宮是死是活還能搏一把，總好過不明不白地死在侯府。

星煙直到被蔣氏摟在懷裡才緩過勁來，從聽到長風叫她接旨，她的心就撲通撲通直跳，聽到太監宣讀完聖旨，她的心已經跳到了嗓子眼。

昨日聖旨沒來，她想起當時皇上一身凜冽的氣勢，還有看她時的冰冷眼神，本已不存希望，適才若不是蘇氏先暈在前面，估計她就會倒下去。

「姨娘，我有救了，我有救了……」星煙緊緊抱住蔣氏，興奮地往她身上蹭。

待母女倆心情平復下來，蔣氏才問：「正屋裡的那位什麼反應？」

星煙噙著嘴說道：「暈了，不然怎麼會這麼安靜。」

蔣氏愣了一下，她最是知道蘇氏的個性，得不到的寧願毀了也不會給旁人，如今豈能看著煙兒進宮爬到她兩位閨女的頭上？

「她怕是不會善罷甘休。」蔣氏面露擔憂。

星煙也知道這點，但好不容易跳出了一個坑，就有了緩口氣的餘地，聖旨是宮裡來的，蘇氏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這事也黃不了。

她如今能做的大概也只是想辦法看看如何壓過自己……

星煙想到了什麼，心頭陡然一涼，回頭看著蔣氏，哭喪著臉說道：「姨娘，她不會也塞一個進去吧？」

蔣氏沉默，以蘇氏的作風不是沒可能，就算大小姐嫁進魏家也頂多是將軍夫人，除非魏家造反，否則沒有機會位居高位，而煙兒卻是皇上的嬪妃，那地位差的不是一星半點。

蘇氏那樣的人，就算是看不起她們，也斷然不會給她們任何出頭的機會，畢竟壞事做得越多越絕，越是怕對方一朝翻身，反過來報復她。

「別慌，出了侯府的門就各憑本事。」蔣氏安慰道。

進宮後才是開始，正屋裡那兩位在府裡囂張慣了，去到宮裡必定也受不得委屈，可一入宮門深似海，內裡的彎彎繞繞非同一般，豈容她想怎樣就怎樣？

相較之下，煙兒這種忍讓慣了的性子反而更適合那地方。

說是這麼說，蔣氏終究還是不放心，開始叮囑女兒。「煙兒可知，進了宮以後誰最可靠？」

星煙抿了抿唇，「自己最可靠。」

「對，那煙兒可知，嬪妃之間爭鬥起來，誰能護住妳？」蔣氏又問。

星煙抬起頭看著蔣氏，不確定地回答，「皇上？」

蔣氏點頭，「沒錯，姨娘若真是不爭不搶，又怎能活到現在、護著你們兄妹？姨娘沒有投奔誰，而是一直籠絡妳父親，巴結誰都不如巴結正主，只要正主有心護妳，妳就不會有事。」

星煙聽得仔細，雖然一想到皇上那張冷臉她就怕，但她更怕死。

「好，都聽姨娘的。」星煙又抱住了蔣氏。

進宮之後的日子她會想辦法好好過下去，可她捨不得姨娘，她一走，蘇氏肯定不會放過姨娘……

蘇氏醒過來後果然去找了靖安侯，要靖安侯想辦法讓二小姐庚媛青也進宮。

靖安侯氣得說不出話來，進去了一個還不夠，還要送進去兩個？

「好歹妳也是大家出身，就不能靜下心來好好想想這事能這麼辦嗎？妳有那個臉，本侯可沒有！星煙也是妳的女兒，也叫妳一聲母親，可妳看看妳如今的所作所為，哪點有為娘的樣子？」

蘇氏氣沖沖進去，哭著出來，忍不住踢了花盆一腳，憤怒地說道：「左一個星煙，右一個星煙，就庚星煙是他的女兒，我生的就不是了？他庚瑞銘沒本事辦這事，我還就不指望他了！」

當天蘇氏就回了娘家大將軍府找母親蘇老夫人，蘇老夫人與太后是手帕交，只要她出面，這事肯定能成。

青兒說什麼都要進宮，她的女兒不能輸給蔣微蘭那個賤人。

在大將軍府時，蘇老夫人最是心疼蘇氏，聽了她的話起初也覺得荒唐，斥責她想一齣是一齣，靖安侯府的事情怎麼輪得到大將軍府管。

最後蘇氏硬是嚷嚷著不活了，蘇老夫人才鬆了口，說她會想法子。

因著聖旨一事，蘇氏將魏老夫人忘了個乾乾淨淨。

魏老夫人在靖安侯府看了齣好戲，回到府裡就對兒子說：「靖安侯府這門親事你就別想了。宮裡來了旨意，讓你看上的那位明日就進宮，至於其他的姑娘我更是看不上，靖安侯夫人好歹也是名門世家出身，可那一身的尖酸刻薄我看了都心驚膽戰，也不知道這些年那位庚三小姐是怎麼活過來的。」

魏敦眉頭微皺，前些日子他才問過庚三小姐有無婚配，靖安侯說暫時還沒有許人家，怎的突然就要進宮了？

「你今兒是沒瞧見靖安侯夫人的嘴臉，我才剛開了個頭，她就說三小姐訂親了，要給周家二公子當妾，人家周二公子壓根不知道這回事，等聖旨來了府裡，周二公子才傻乎乎地上門，結果被靖安侯板著臉一通損，灰溜溜地離開了。」

魏敦聽著，眉頭皺得更深。

「靖安侯夫人聽完聖旨當場就暈了過去，當家主母這麼小的氣性，教出來的人能大方到哪裡去？期間她還故意將大小姐帶到我跟前過眼，模樣長得還算端正，但那雙眼睛太飄，一看就是和她娘一個德行，心眼兒多的是，這樣的人怎麼能娶進門？她要是進了我魏府，我魏府豈不被她攪得雞犬不寧？」魏老夫人慶幸自己走了這一趟。

「娘不滿意就另說吧。」魏敦淡淡地道。

他對靖安侯府的大小姐、二小姐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他看上的是星煙，沒想到他晚了一步，人家要進宮了。

翌日一到時辰，宮裡就派了人來接星煙。

昨夜靖安侯送了兩個丫鬟過來，蔣氏不放心，將其留在了身邊，讓她跟前的采籬還有原本伺候星煙的杏枝一塊兒進宮。

「待哥哥回來，姨娘同他說一聲，就說我進宮了，讓他不要擔心，姨娘也要照顧好自己，小心提防著正屋裡的人，萬不得已就找爹爹，千萬別逞強。」星煙滿心的捨不得，捨不得哥哥、捨不得姨娘。

哭著出了小院子，她去聚安堂拜別了庚老夫人。

庚老夫人雖對她沒什麼感情，但好歹是自己的親孫女，便拿了些銀兩和首飾給她，「在宮裡仔細些，該使銀子的地方還是得使。」

幸得前兒夜裡星煙沒事，熊崽子她是喜歡，可比起親孫女的命和皇上的旨意，她還是知道孰輕孰重。

星煙給庚老夫人磕完頭，又去了蘇氏那裡。

蘇氏將門掩得緊緊的，說頭疼見不得人，本想端起架子讓星煙跪在她門前磕兩個頭再開門，結果靖安侯看不過去，氣呼呼地拉著星煙轉頭就走。

臨上馬車前，靖安侯遞給她一個包袱。

星煙疑惑，輕輕捏了捏，見裡頭裝的都是銀子，抬起頭驚愕地看著父親，聲音帶著哽咽，「爹爹……」

「好好照顧自己，有什麼事讓人給長風帶個信。」

靖安侯對星煙是愧疚的，與她兩個姊姊相比，她過得清苦，卻十分乖巧懂事，從未讓他操過心，如今就要走了，以後恐怕再沒有他操心的地兒。

靖安侯心裡難受，並沒多說，轉身進府。

「多謝爹爹。」星煙哭哭啼啼上了馬車，那包袱被她緊緊攥在手裡，激動地直抖。往日在侯府她就沒見過銀子，蘇氏能不短缺吃食已經是萬幸了，哪能讓她們身上有銀子。

但這些年日子即便過得再艱難，姨娘也從沒有向父親抱怨過一句，每回父親詢問，姨娘只說：「一切都好。」

可好不不好的她最清楚，這些年她們母女的處境可以說比一些富貴人家得臉的大丫鬟還不如。

星煙想哭，但又不敢真哭出來，怕哭花臉進宮讓人瞧了笑話。

馬車前行，星煙身子跟著一晃，從車簾縫隙裡瞥見了靖安侯府門前的兩頭石獅子，這會子才確定自己當真要離開了。

星煙曾想過嫁人，但從未想過嫁給皇上，宮中如今已經有了兩位貴妃，一位周家的，一位魏家的，兩大家族占了高位，其餘的貴人她不知道有多少。

魏家的勢力能與天子抗衡，有自己的兵將，周家又出了三個侯爺，庚家單單一個靖安侯府簡直沒得比，好在她一不為權，二不想為家族爭光，只願守著一個小地方低調地活著，安穩過完這一生就好。

星煙歎了口氣，姨娘以前曾對她說，要求越低活得越是輕鬆，可光是「活著」本身她就不覺得是一件輕鬆的事。

終於，馬車到了地兒，杏枝和采籬扶著星煙下來，跟在太監身後深一步淺一步，主僕三人走得小心翼翼。

宮牆甬道間安靜得可怕，星煙連腳步都不敢踩重，這時突然不知從哪兒竄出一聲女人的哭喊，即便是大白日，還是將星煙嚇得寒毛直豎。

「主子不是失足，是被人推下去的！我要見皇上——」那聲音在這裡就斷了，再也沒了動靜。

星煙手腳冰涼，腳步就邁不動了，抬眼往那牆邊上瞧了一眼，只瞧見暗灰的一片，見不到半點顏色。

「庚淑儀請。」前面太監催了一聲。

星煙這才回過神來，不知不覺手心已是一層汗，她顫抖著從包袱裡掏出一錠銀子，對采籬使了個眼色。

采籬立刻往前走了兩步，追上了那太監。「大人，娘娘初來乍到不熟悉地兒，若是有什麼避諱還請大人指點一二。」

今兒來接星煙的太監是太武殿的人，曾經在這條路上他接了周貴妃，又接了魏貴妃，銀子沒少收，但還是頭一回聽到有人叫他「大人」。

這一聲聽著還挺受用，太監收了銀子揣進袖子，笑咪咪地說道：「讓庚淑儀受驚了，不過是昨兒雨天路滑，有位貴人失足跌了井。」

一聽到跌了井，星煙整顆心都抖上了，身子軟軟地倒在杏枝身上，什麼對未來的期望憧憬頓時煙消雲散。

「這春天就是容易打滑，庚淑儀剛進宮，地兒不熟悉，若想溜達等春雨過了再出門也不遲。」太監話裡有話。

星煙不是傻的，怎能聽不出來，路上再好的景致，她也無心欣賞了，跟著太監的腳步走到了一座宮殿前。

那太監停下腳步，回頭對她說道：「庚淑儀，芳華殿到了。」

太監說完向星煙瞧去，頓時屏住了呼吸，頭一眼看見這位新來的嬪妃，他就覺得她美得不似凡人，這會子秀眉一皺，讓人恨不得將那天上的星辰摘下來捧到她面前，只為撫平她眉間的皺褶。

「娘娘，若有什麼短缺的儘管吩咐。」那太監鬼使神差地多說了這麼一句。

皇上登基兩年，精力都花在了朝政上，後宮嬪妃並不多，連以往的選秀都取消了，宮裡大把大把都是空著的宮殿，這庚淑儀是芳華殿的第一人。

星煙沒什麼可吩咐的，只要給她一處歇腳的地兒，讓她安安穩穩地過下去她就心滿意足了，可眼下這宮裡怕是沒有一處安穩的……

杏枝和采籬將她扶進屋裡坐好，芳華殿裡候著的宮人便到了跟前請安，為首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婆子，人稱劉嬪嬪。

「奴婢給娘娘請安。」

星煙看了一眼眾人，除了劉嬪嬪以外還有三位宮女，即便同樣都是吃人的地方，好歹這裡的環境要優越一些。

往日在侯府，除了杏枝，她的屋裡就沒有旁人，冷不了這麼多人圍著她，她還真是不大習慣。

關鍵是，她不太喜歡有生人近身。

看著她們，星煙很容易將她們的臉跟適才高牆外那位只聞其哭，不見其人的女子重合起來，讓她滿心驚怕。

等宮人們散盡，屋裡只餘了杏枝和采籬外，還有適才那位劉嬪嬪。

星煙疑惑地朝劉嬪嬪看過去，劉嬪嬪同剛才那太監一個反應，深吸了一口氣，生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——禍水。

如此一對比，昭陽殿和鳳陽殿那兩位宮真就沒看頭了，可越是這樣越容易短命。半晌醒過神，劉嬪嬪才說起正事，「娘娘剛進宮，按規矩今日該去給皇上請安，夜裡是要留下侍寢的，娘娘先歇息一會，奴婢去備水，伺候娘娘沐浴更衣。」

星煙才剛犯的頭疼瞬間就好了，她撐直身子，瞪大了眼睛瞧向杏枝和采籬，剛想問「有這事嗎」，又想起來她倆同自己一樣是初入宮，都不懂，如今懂的只有劉嬪嬪她們。

「有勞嬪嬪了。」星煙謝過劉嬪嬪，面上露出笑容來，兩道梨渦簡直就像是漩渦一般，讓人陷進去就再也出不來。

劉嬪嬪一走，星煙又開始在屋子裡打轉。

昨夜姨娘同自個兒講過那些事，連小冊子都有，畫冊上的圖星煙看著羞人，再一想起對方是皇上，星煙更加覺得羞人。

她腦子裡忍不住想，那樣一位高貴清冷的人，做出這等俗事來該是什麼模樣？

劉嬪嬪傻愣愣地出來，走了好一段才想起她居然忘記討賞了。

「妳個沒見識的東西。」她猛地一巴掌拍在自己臉上，好歹也在宮裡當差十幾年，竟然會被一個女人迷惑。

其實劉嬪嬪剛才那話並沒有說全，她只說了按規矩會侍寢，卻沒說皇上在後宮這

塊從來就不按規矩來，什麼身分不身分的皇上壓根就不在意。

周貴妃和魏貴妃身後那麼大的權勢也沒見皇上賞臉，請安後還不是直接送了回來，要是皇上今夜留了庚淑儀，那才稀奇呢。

何況那兩位貴妃存了心，絕不會讓她有機會留下侍寢。

第三章 半夜造訪芳華殿

請安之前先得沐浴淨身，浴桶裡撒了花瓣，星煙周身又熏了香，出來時身上便帶了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春季即便是落雨也已經退了冬，並不冷，薄薄的兩層春裝將星煙的身段越發顯露了出來，她個子高挑，淺綠綢的斜襟回紋上衣、藍緞的花卉紋馬面裙，裙襬剛好齊腳踝。

劉嬪嬪又忍不住誇道：「娘娘這姿色，奴婢還是頭一回見到。」

星煙只是露出羞怯的微笑，並不說話。

到了時辰，星煙被劉嬪嬪和采籬扶上轎子，出了芳華殿。

轎子倒不晃，可星煙的心卻晃得厲害，她怕見皇上，可不見她更怕。

劉嬪嬪是個好說話的人，一路都在同星煙閒聊，星煙也喜歡聽，今兒她最介意的還是進宮時聽到的那聲喊冤，她原本沒打算問，這等事忘了最好，最好不要再想起來，否則她晚上又該睡不安穩。

誰知劉嬪嬪竟主動說起了這事。

「娘娘小心些，雨天最容易出事，這場雨落下來，倒沒想到害死了安貴人，才來幾天，說是失足掉井裡了。」劉嬪嬪一聲歎息，「多好的人啊，還會唱曲兒，聲音如黃鸝，奴婢有幸聽過一回，當真是好聽。」

星煙總覺得後背生涼，「這宮裡有很多井？」

「那多了，光是芳華殿內就有三口井。」

星煙心裡惶恐，從轎子上下來時雙腿顫抖使不上力，被雨水沾濕的地面如同潑了一層油，她一個沒注意，整個人往前倒去，劉嬪嬪和采籬兩個人愣是沒拉住。星煙手磨破了，疼得眼淚直冒，這一來什麼沐浴淨身都是白搭，衣服髒了不說，臉上還沾了汙泥，她怕是第一次如此出糗的妃子了。

星煙當著一眾人的面兒，委屈地哭出了聲，劉嬪嬪在她身後急得團團轉，「可怎麼辦啊，這樣如何去見皇上？」

采籬蹲下來揉了揉星煙的膝蓋，心疼地問：「娘娘摔著沒？」

星煙點了點頭，肩頭聳得更是厲害。「皇上會不會嫌棄我？」

采籬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只能先將人扶起來。

太武殿門外的太監將這一切看在眼裡，心都軟了，那擔驚受怕的模樣兒誰忍心嫌棄。

這番動靜終於驚動了屋裡的人，嬴紹身邊的總管太監尚安出來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不待旁人回答，他就看見星煙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裡噙著淚，一身狼狽地站在那裡。尚安愣了愣，立刻進屋稟報，「稟皇上，是庚淑儀，她在門前摔了一跤，正哭著

呢。」

金龍香爐裡寥寥幾縷清煙繚繞，嬴紹金絲龍紋的黑色袍袖在御案前一揮，沉靜深邃的眸子微凝。

「讓她進來。」

肖安連忙出去請人。

聽聞皇上召見，星煙將受傷的那隻手藏在袖子裡，臉上的泥汙已經被采籬擦拭乾淨，倒也白淨如初，只不過身上的衣服是擦不乾淨了。

細碎的腳步跨過門檻，比起上回她在侯府斗膽攔了他的路，這會子屋子裡的沉靜和壓抑更讓星煙緊張。

星煙不敢抬頭，盯著腳底那一片，眼角餘光只有模模糊糊的一道人影，讓她大致看清皇上在哪個方向。

「臣妾請皇上安。」她的聲音因膽怯多了幾分嬌弱，卻不做作。

嬴紹抬起頭朝她看去，她頭垂得太低，只能瞧見一頭青絲，上頭單插了一支銀鍍金藍料珍珠菊花簪，淺綠的衣袍胸前一團變了色，明顯是沾了雨水。

「賞。」嬴紹說完，視線又回到了奏摺上。

星煙心頭一跳，慌張地抬起頭朝肖安看去，肖安的笑就跟長在臉上似的，彎腰說道：「娘娘請。」

這是要趕人了。

肖安也沒法子，以往都是這麼來的，皇上誰也不會留。

星煙擦破皮的掌心被掐得有些麻，害怕到一種程度，竟也能不顧一切，她壯著膽子看向龍椅上的人。

「臣妾有罪，不敢領賞。」

這一番舉動幾乎花光她所有的勇氣，水霧濛濛的眼睛瞧著嬴紹，裡頭分明是怯怕，可再往裡一瞧又能看出勾人的意圖，偏生那張臉又很無辜。

嬴紹在她開口時就抬起頭盯著她，過了好一陣才移開目光，聲音沉穩，不冷不熱地問：「會研墨嗎？」

星煙愣了愣，然後很快地點了點頭。「臣妾會。」說完踩著小碎步走到御案邊上。

肖安這才反應過來，趕忙上前將墨條放在星煙面前，笑容可掬地說道：「有勞庚淑儀了。」

星煙在侯府時研過墨，那時候姨娘為父親煮茶，她為父親研墨，如今回憶起來，那些過往也不盡然都是苦楚，偶爾也有些溫馨與幸福。

星煙知道，那偶爾得來的幸福都是姨娘努力為她爭取的，現在姨娘不在，她自己的幸福只得自己爭取。

星煙輕輕挽起袖子，露出了白皙的手腕，五指纖細，沒留指甲，嬴紹一眼掃過去，只看到了她粉嫩的指甲蓋。

星煙垂目，不敢四處張望，眼睛盯著黑漆漆的墨汁，心頭跳得飛快，適才被蹭破皮的手掌她也沒感覺出來疼。

劉嬪嬪說今夜侍寢是規矩，既然是規矩，她就不能被趕出去，不做那畫冊上的事

情，就單單研墨也好。

誰知不想畫冊還好，一想星煙腦子裡就竄出來那些亂七八糟的畫面，再想起那人就在自己身旁，頓時緊張得呼吸凌亂，墨才研一半，小臉已經憋了個通紅。

這一走神，指尖就碰到了蹭破皮的傷口，冷不防的疼痛讓星煙發出了一聲悶哼，「嗯……」

嬌滴滴的音色從那嘴裡一吐出來，整個屋子都像被蒙上一層粉霧，嬴紹一筆下去，尾梢硬生生偏了位。

嬴紹停筆，再一次將目光放在她身上。

被那雙懾人的黑眸一瞪，星煙猶如叢林裡驚慌的小獵物，身子一抖便跪在了嬴紹跟前，害怕地說道：「臣、臣妾該死，請皇上恕罪。」

嬴紹瞧了一眼被她捏過的半截墨，上面沾了星星點點的血汗。「起來。」

星煙起身，垂目不敢看他，雙手在袖子裡捏得死死的，心裡越急，眼裡的淚越是控制不住，一滴淚落下來，恰好滴到了那隻突然伸過來的手上。

星煙認得這隻手，那日在雨霧中她看過這隻手握著傘柄，白皙修長卻又不失力道，她驚慌地抬頭，那手已經隔著衣袖將她拉了過去。

星煙的手十分冰涼，指尖的溫暖似是一簇火般燒著她的心，讓她緊張到無法動彈，紅透了的臉頰帶著淚滴，任由著對方將她的手從袖裡拖出，輕輕掰開她的指頭，露出了蹭破的掌心。

嬴紹沉鬱的眸子並沒有星煙那般豐富多彩，只淡淡對尚安說了句，「宣太醫。」

「臣妾不疼。」星煙說的小聲，小手被他捏住的地方熱得滾燙，既不敢往回抽，也不敢往前走。

可她到底沒忍住，稍微抬眸瞧了他一眼，又冷不防撞進一汪瞧不見底的深潭裡，星煙立刻垂目，徹底不敢動了。

嬴紹鬆開了她，沒有回應。

太醫來得快，診治過後也就蹭破了一層皮，太醫為星煙上了藥，再在上面纏了一層白布。

尚安跟著太醫一同出去，正準備將門帶上，誰知御案前的主子又發話了。「送庚淑儀回去。」

這是嬴紹第二次趕人了，星煙忐忑不安一晚上，本以為得了他的溫柔，定能留下來，誰知還是不行。

看到尚安朝她走來，尚安內心頓時惶恐而焦灼，她顧不得其他，膽大包天了的用纏了白布的那隻小手緊緊抓住了他的手腕。

嬴紹身子僵住，銳利如刀鋒的黑眸回頭睨著她。

星煙怕得要死，可又不得不賭一把，她顫抖的將手伸進繡了金絲邊的袖口，指尖點在他結實的手臂上，輕輕往上撓。

「皇上不喜歡臣妾嗎？」星煙彷彿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，似乎她一張口，心就能從嗓子眼蹦出來。

下一瞬，她手腕傳來鑽心的痛。

「聽話！」羸紹手勁大到就快將她的手捏碎了，那臉色更是跟他的聲音一樣，沉得可怕。

這下星煙即便是有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再造次，她淚眼汪汪地看著羸紹，小手在他掌心裡好一番掙扎才逃了出來。

費了一晚上的勁兒，最終星煙還是被肖安送了回去，夜色暗沉，到了芳華殿時，門前已經點了燈籠。

先行回來的劉嬪嬪眼睛清亮，一眼就看到了星煙的轎子，比采籬快一步上前扶了星煙下來。

「喲，娘娘怎的回來了。」瞧見她臉上的淚痕，劉嬪嬪連忙勸道：「娘娘別傷心，來日方長，機會又不止這一回。」

星煙情緒不高，她不知自己哪裡做得不好，但一回想，又覺得自己哪裡都沒做好，連死纏爛打都做不到，他叫她聽話，她便再也不能怎麼樣。

「都退下吧。」星煙實在累得慌，只留下杏枝和采籬。

劉嬪嬪這回沒再跟著進去，出去後遣散了外面的宮女，「娘娘不喜打擾，妳們都退下吧。」

見宮女都走了，她轉身離開去了昭陽殿，周貴妃正等著她呢。

自從庚淑儀進了太武殿，她一顆心懸著落不下來，回來就站在芳華殿的門邊上等，本以為星煙摔了那一跤，再聽了自己說的那些弦外之音，多半不會進，誰知她竟然哭哭啼啼地進去了，好在沒多久就回來。

昭陽殿內，周貴妃屋裡燈火通明，連喝了幾杯苦茶就等著劉嬪嬪那邊的信兒，這會子瞧見姍姍來遲的劉嬪嬪，她將這陣子等待的不耐都發洩了出來。

「叫妳辦點事，怎麼這麼慢？」

劉嬪嬪先賠了罪，才將星煙是如何進去太武殿，又是如何出來的都說給了周貴妃聽。

「哼，狐狸精轉世的謠言傳得滿天飛，本宮還以為是個什麼了不起的神仙人物，原來不過爾爾。」周貴妃言語裡帶著諷刺，心裡卻鬆了一口氣。

她和魏貴妃爭了這麼久，也沒能比出個高低來，怎麼會願意看到庚家的人一進來就得了寵。

劉嬪嬪想起星煙那張勾人的臉，不敢接話，她總不能昧著良心說庚淑儀不如周貴妃長得好看，早晚兩人都會見上面，到那時豈不是變成自個兒在諷刺她？

「奴婢瞧那庚淑儀是個怕事的人，禁不起嚇。」劉嬪嬪自信地道。

她不過就說了幾句，庚淑儀便一臉蒼白，站都站不穩，這樣的人怎麼和周貴妃鬥。

「知道怕事就好。」周貴妃冷哼。

她之所以敢這麼囂張，正是仗著自己家族在朝中的勢力，周家一族已經出了三位侯爺，而且看這勢頭怕是還會有第四個、第五個侯爺。

如今皇后的位置空著，誰都眼饞，魏家勢力雖大，但魏貴妃不過是魏家旁支，被

拿來湊數的，她憑什麼和自己比，其他那些阿貓阿狗更不用說，哪有本事同自己爭？

周貴妃心裡暢快，終於能安心睡個好覺。

芳華殿內，星煙魂不守舍。

采籬和杏枝伺候她沐浴，同她說起對劉嬾嬾的疑心，星煙也沒有心思聽，只想著為何她沒能留在太武殿……莫非是她太著急了？

想起自個兒的大膽，星煙臊得慌，都要沒臉見人了。

沐浴完，星煙裡面一件肚兜一條褻褲，外面罩上一層薄薄的輕紗。

春雨嘩嘩作響，星煙坐在床邊，讓杏枝開了半扇窗，她喜歡外邊的新鮮空氣。

曾經她與姨娘住的那個院子雖小，但通風，屋裡的沉悶關不住她，只有涼風吹拂在她身上時，她才能感覺自己還活著。

「明日去將井填了。」星煙吩咐道。她最怕井，再加上雨夜，很容易讓她想起當年的事情。

芳華殿太大，就住了她一人，星煙讓杏枝又添了一盞燈，她認地兒，進宮的第一個夜晚多半是睡不著了。

杏枝添完燈出來，正準備關門，便瞧見兩道人影撐著傘，從門口大步邁了進來，屋前昏黃的燈將來人身上的那條夔龍照得清清楚楚。

杏枝傻了，回頭退了兩步，背部撞在了門框上，脊背上的疼痛終於讓她清醒了。

「奴婢參見皇上！」

屋裡星煙聽到杏枝的聲音，她驚得差點跳起來，還來不及穿上床前的繡鞋，外面的羸紹已經到了她跟前。

幔帳前一層薄紗，一副勾人心魂的身子，驚慌失措的模樣與剛才在太武殿裡主動勾引他的樣子完全不一樣。

「皇、皇上。」星煙盯著跟前這個讓她怯怕的男人。

夜色斂了他白日裡的漠然，星煙大起膽子打量他，她看得太過專注，以至於羸紹在她跟前站了很久，她才想起來該上前伺候他。

她沒敢問他怎麼來了，顫抖著手去解他的披風，兩人挨得太近，她似乎又聞到了青竹的氣息。

星煙踮起腳，素手從他肩頭劃過，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將披風取下，裡頭是藍緞的平金繡常服，與太武殿她看到的黑色常服不同，可見羸紹已經換過了衣裳。

「魏敦看上了妳？」

正想著該如何開口，沒想到羸紹先開了口，還說出讓她驚愕的話，星煙抬頭看向他的眸子，瞧見的卻依舊是淡然，彷彿剛才那話不是從他嘴裡說出來的。

「沒、沒有。」星煙當然得撒謊，她總不能承認魏敦看上她了，任憑誰都無法接受有另一個男人覬覦自己的女人。

半晌，星煙沒見他再說話，心裡更是忐忑，而後就覺得自己當真是蠢到家了，他

既然會來問自己，肯定是聽說了什麼。

「他、他瞧上了臣妾，臣妾沒瞧上他。」星煙大膽的將手搭在他胸前，輕輕地點著，不敢用力，也不敢亂移。

羸紹一直看著她，青絲垂下肩頭，精緻的鎖骨若隱若現，薄紗不但遮不住她的身姿，更是多了一分嫵媚。

點在他身上的那根小指頭就如適才在太武殿時，她大膽撓了自己手臂一般，莫名地讓他燥熱、僵硬。

他知道她美，卻不知道她還有膽子主動勾引他，讓他一時間無法反應，只能輕輕「嗯」了一聲。

星煙怕他怪她，乾脆張開雙臂抱住了他，把臉擱在他胸前，他的身子硬如石頭，磕得她有些疼。

「妳想伺候朕？」羸紹抬起她的下巴，將那染了桃色的絕艷臉蛋完全呈現在自己眼前。

他認真真地瞧著她這張臉，秋瞳剪水，春黛銜山，纖長的睫毛投下的光影占了她小半張臉，粉嫩飽滿的紅唇就在他手指的上方，微微一動便能碰到他的指尖，這張臉看不出來半點瑕疵，確實美得讓人無法忽視。

「想。」星煙不想填井，她想活著，想爭寵。

下顎被他捏在手裡，星煙嘴唇發乾，於是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她膽大包天地舔了一下自己的唇角。

羸紹眼神陡然深沉，手上一用力，似乎要將星煙的下顎捏碎。

星煙吃痛，還未叫出聲，瞬間被一雙冰涼的唇堵了回去，接著整個人被騰空抱起，身上輕紗輕揚，掀開幔帳進了床內。

「忍著點。」羸紹覆上她的身軀，咬牙說了一句。

頭一次經歷情事，星煙疼痛不已，但見到羸紹起身，她也顧不得自己的身體，作勢便要伺候他穿衣。

「躺著。」

羸紹的聲音比平時多了些沙啞，但態度已經恢復了淡然，淡然到就像剛才那事不是他做的一般。

星煙縮回了身子沒再動，眼波如煙霧濛濛一層，一直目送著他出去。

杏枝和采籬進來時，瞧見星煙的模樣都愣了。

「娘娘。」杏枝將衣衫披在星煙身上，看著她一身的紅色痕跡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。

采籬卻拉了拉她，羞澀地說了一句，「娘娘被寵幸了，這是喜事。」

星煙嗓音都變了，她輕輕問了聲，「今夜還有誰知道皇上過來？」

先前劉嬪出去時便將屋裡的宮女支開，芳華殿裡除了采籬和杏枝，還真沒人知道羸紹過來。

「就奴婢和采籬姊姊。」杏枝回答道。

星煙艱難地從床上爬起來，瞧見床上的凌亂，還有那團醒目的殷紅，臉色又如朝霞般紅透了。

可她知道，要想在這宮裡生存下去，一次侍寢算不了什麼，何況他沒在太武殿留下自己，回頭卻又來芳華殿找她，必定也是有所顧忌。

「今日之事別對旁人提起，床單拿去燒了。」

在侯府生活的那些年，她早就學會了如何隱忍，如何裝傻。

折騰了一夜，第二日又是風平浪靜。

星煙睡得晚，芳華殿裡橫豎就她一位主子，她也用不著早起對誰請安，兩天適合睡覺，聽著雨滴落地的嘩嘩聲，星煙內心就會踏實很多。

以往一下雨，父親就會來她和姨娘的小院子，他們一家四口溫馨和睦，就如尋常百姓一般簡單而幸福，是她最懷念的時光。

星煙直睡到正午才起來，劉嬪進來伺候，壓根就不知道自己昨夜走了之後，皇上竟然來過。

伺候期間，劉嬪幾次往門口看，采籬忍不住問她，「嬪嬪看什麼呢？」

劉嬪臉上的笑容尷尬又惋惜，「這……娘娘昨夜去了太武殿請安，按理說今日該有賞賜才對。」

又是規矩，又是按理，合著都是她定的？采籬對劉嬪意見很大。

星煙卻跟個沒事人似的，臉上笑得天真，一點兒也沒覺得委屈。「屋裡的東西夠用。」

劉嬪看了一眼她那沒心沒肺的樣子，心裡一陣嘲諷，也不知道庚家圖什麼，樣貌長得是好，奈何是個沒長心的。

庚淑儀沒有得賞的事不過半日功夫就傳遍了。

羸紹雖然從不留人在太武殿，但一向大方，就算是個貴人過來請安，羸紹也會順手賞點什麼，可星煙昨兒頭一回進宮，還是皇上親自下旨封的淑儀，怎麼就沒封賞？

除了沒封賞，昨日星煙在太武殿門前摔了一跤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。

「劉嬪倒是有點本事。」周貴妃揚了揚手裡的帕子。

這兩年在皇上面前摔跤、跌倒的嬪妃多了去了，也沒見皇上生出憐憫來，庚淑儀那一下腿軟，在皇上眼裡自然就落了俗套，怕是徹底壞了印象。

「那娘娘還去不去芳華殿？」周貴妃身邊的宮女問她。

「不去了。」下雨天她懶得走，等雨停了再說。